

今春,孤独的春天,一波三折的春天。孤独中的一波三折,一波三折中的孤独。往年春天去得最多的上海到底没能去成。好在,青岛校内线下讲座,一波三折而终于讲完;吉林乡下老家之行,一波三折而始得成行——终于成行,载欣载奔。“舟遥遥以轻飏,风飘飘以吹衣”?不,“山东健康码”“吉事办健康码”,外加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……绿色、绿色、阴性……如此层层“加码”,过关斩将,好歹扑到乡居门前。

门前马兰花开了,蓝莹莹的,像蜻蜓,又像蝴蝶,看得见的乡愁;窗前的芍药花开了,粉嘟嘟的,不是牡丹,胜似牡丹,闻得着的清香。不过,今年最吸引我的,是后窗的两株海棠:一株是海棠,还有一株也是海棠,拉开标准的“社交距离”立在后窗与篱笆之间。

这么着,我索性从书橱中抽出《鲁迅散文集》,翻到《秋夜》: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若是平时,我自然接着读下去。而此刻,目光在此驻留不动。蓦地,“孤独”两个字浮现

出来。是的,尽管是两株,是一对、一双,成双成对,但分明是孤独的象征,或象征着孤独。自己当下心境使然?抑或和年来疫情有关?鲁迅的伟大之处也许就在这里,就在于常读常新,总让人有新的感悟,新的解读。

“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据华东师大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介绍,就连一些中学语文老师也怎么都无法解

说这两句的巧妙——为什么不说不说墙外有两株枣树,而偏说“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?这岂不是啰哩啰嗦的废话、车轱辘话?专家们说的也云遮雾罩莫衷一是。有人说是表达兄弟两个(一个是周树人,还有一个是周作人)失和的悲伤,有人说是象征作者不畏对手勇于抗争的战斗精神,有人说意在暗示当时死气沉沉一片凄凉的社会状况。也有人索性说是名人的随意、文豪的任性,故作惊人之语,以便博人眼球。韩寒也不甘寂寞,发表一家之言:“说真的,谁知道鲁迅写他家门前有一棵枣树

## “两株枣树”与孤独

林少华

还有一棵枣树是什么意思,可能什么意思都没有,自己想玩票呢。或者说写了一棵以后忽然记起来还有一棵呢,反正我不敢断定,因为我不知道。”喏,说来说去只有一个像是结论的结论:“想玩票呢!”

可是我、此刻的我要说,这分明是鲁迅关于孤独的形象表达。是的,如果说屈原是古代最孤独的诗人,那么鲁迅则是中国现代最孤独的作家和战士,因了他的拒斥俗流,因了他的精神“洁癖”,因了他的士子情怀和使命感。“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——无他,此乃他自



这是林少华先生的住所,也是他写《两株枣树》的地方。

给孩子们上自然课的时候,我跟他们引用这句话——“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。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尊重。肯定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独特性,承认每一个个体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。我们因此可以有自信立于天地之间。哪怕在生活中,在学习中,在长长的一生的人生旅途中,我们有许多多的瑕疵和不足,这都不妨碍我们身上可以具有别人无法代替的一些优点,哪怕这样的优点只是微乎其微,或许,我们可以经由这样微乎其微的小小优点的积累,最后由一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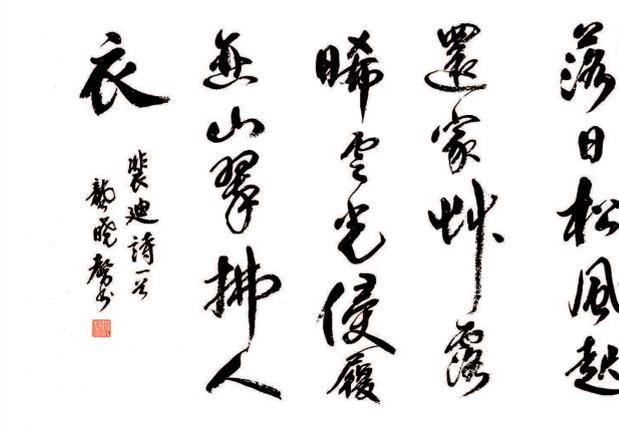
我和一位家长交流探讨有关孩子的教育时,说道:“人类最深处需求,就是感觉被人欣赏。(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斯语)”所以,我想说,我们这样的自然观察课,意义是深远的。通过对大自然的实

身的写照:除了鲁迅,还是鲁迅,舍我其谁,别无他人,别无其二。一种悲壮的孤独感!

再看下面的描写:“枣树,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,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,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,连叶子也落尽了。”紧接着重复一句:“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,单剩干子。”这里,枣树叶落枝现,形销骨立——岂止孤独,简直是孤绝。再往下看:“而一无所有的干子,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,一意要制他的死命,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眼睛。”喏,即使处于孤绝状态,也还是傲然挺立,斗志昂扬,直刺天空,非要刺死他不可,无论那里有多少

蛊惑的眼睛。于是,孤独又变成了孤高。如此这般,鲁迅通过这两株枣树,由孤独而孤绝,由孤绝而孤高,完成了一种别样的自我写照。难怪鲁迅的同乡木心(木心是生于乌镇的绍兴人)称赞《秋夜》开头这两句是“天才的迸发,骤尔不可方物”。

顺便说一句,村上春树看过鲁迅,他这样评价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:“在结构上,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,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。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寓意。”同时认为鲁迅的阿Q具有“‘一刀见血’的活生生的现实性。”让我补充一句,两株枣树也具有“活生生的现实性”,使得鲁迅本身的孤独浮现出来。



书法 蔡晓蓉

家离广场就隔一条马路。暑假家里待不住,广场就是我们小孩最好的玩耍之处。踢皮球是常玩的游戏,找一个空地,将自己的拖鞋或木拖板堆成两个对垒的球门,便可以开踢了。上衣当然早已丢在一旁,一个个赤膊大仙,汗水与泥灰混合干燥之后的痕迹,形成各种图案,远看似穿着一件花衣服呢!

广场的东南角,热闹非凡,是当时远近闻名的花鸟市场。我们孩子则可在其中找到许多乐子。首先是看斗鸟,八哥、画眉、鹌鹑、鹁鹑等鸟都是斗鸟场上的骁将,普遍的是画眉、鹌鹑相斗,最惊心动魄的则是要算鹁鹑相斗了。鹁鹑有的雪白,有的乌黑,其嘴尖尖,硬如锥子,如果两只黑白鹁鹑相斗,那一定是天昏地暗,最后连身影都无法辨清,只见两道黑白之光飞来闪去,最后肯定是鲜血染透羽毛,如战场上的勇士,败都保持着雄赳赳的气概,令人激奋感慨!

接着便是驯鸟,那也是件有趣的事情。鹁鹑当然不错,会学人说话,俗称八哥,但我则喜欢一种叫蜡子的小鸟,蜡子是养鸟人的称呼,现在想来应该是蜡嘴鸟的一种,喙圆锥形,色似封蜡,它的绝技是能在高空接物,鸟主人将一粒有机玻璃或牛骨制成的大

## 个体的独特性(外一则)

赵玉龙

地观察,可以启发我们的心智,得到某种心灵的领悟。在循序渐进的观察过程中,逐渐形成孩子完整美好的人格品质。

### 说玩具

“橡皮制的狗马,洋囡囡,铁皮制的汽车飞机……故又种类数量务求其多,徒然造成小孩的占有欲。”“佛手与手镯耳环这些都是真物,小孩亦因此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真的,这是最初步的格物致知。是真的东西,才有意致,所以亦可以是玩意儿。”

关于小孩的玩具,以上两段论述,很是精妙。现在的孩子玩具太多了,徒然造成了孩子的占有欲。因太容易得到,又太多,对于玩具,也少有爱惜。更不用说去细细把玩了,玩具也就失去了它作为玩具的意义了。往往,格物致知的路径也被阻断了。

中年以后,思乡的情绪越来越浓烈。只要心灵腾出一点空闲的地方,那往事就像春天泥土里的草芽一样纷纷往外钻。无论你尘封的多么严实,只要家乡那边有人问你一声:“什么时候回来呀?”就这一声,如同一堆干柴遭遇了烈火一样,如烟的往事便熊熊燃烧起来了。

我只能尴尬地说:“找机会,找机会!”这不过是一句搪塞之辞,其实,天天都是机会,天天都有机会,什么都能割舍得下,只是“近乡情更怯”的不安和隐痛,无处安放。故乡二字,倒像刀山火海一样令人不寒而栗。我常常自嘲,生在那里,长在那里,有什么可怕的,但这种鼓起的勇气最终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令人沮丧。

回到故乡,在十字路口上一站,一首老歌便会在耳畔响起:我刚来的时候,是如此的陌生。明明是二十多岁以后才离开的故乡,可是再来的时候,已经是一片陌生了。小河桥没有了,大道两旁高大得一个人人都快抱不住的白杨树没有了。没有一条小路是我认识的,没有一座房屋是我熟悉的。即便是走在残存的老胡同和小巷子里,我也找不到往昔熟悉的标记了。深深的陌生感,深深的诧异感,深深的惶惑感,倒是短短长长,犹如古代文人的长短句一样,把忧伤尽情挥洒。

和老父亲一见面,总喜欢凝视他一番,端详他一番,总是不由自主地笑了。他不知道我在笑什么,我笑他是个早婚的典型,十八岁就生下了我。做了一辈子父亲,没有学会如何尽父亲的责任,如何与儿子相处,磕磕绊绊如仇敌一样给我童年少年青年留下了惨痛的阴影。我笑他的头发还是那样高高地竖立着,比我强千倍强万倍。我们一上街,没有人认识我,总需要他向别人介绍一番:“这是我的老大呀!”别人会哈哈大笑,误把我们当成兄弟,因为我光秃秃的脑袋看起来比父亲沧桑多了,岁数大多了。我会开玩笑说:“老爸,瞧瞧,你有福气呀,我看起来比你都大!”父亲笑得很舒坦,其实,中年以前,我也不曾说让父亲高兴的话,不是不会说,是不想说。如果是酒桌上,父子一喝酒,一谈往事,顿时剑拔弩张,立马就变成了大兵压境兵刃相见的局面。

回到村里是落寞的,小学时候班里几十个同学,如今都不知道身在何方。倒是女生,我知道,听一个女生说过,全部都嫁到县城去了。这位女同学不无自豪地对我说:“咱们班女生都比男生混得好。”我不解,何以会有如此的结论。女生说:“嫁得好哟!”想想也是,按平均水平来说,女生是比我们男生的生活水平高,幸福指数高。可是,等我听说某某同学去世了,心里总是黯然神伤。几乎每回一次老家,都会有同学过世的消息。兔死狐悲,用在我那一刻的心境上,倒是极其恰当。

故乡是回不去的,但是故乡却始终盘踞在我心里。犹如一轮春日的暖阳,抬头,我就看见了您——故乡。太阳,还是儿时的那一轮太阳啊!

我的窑洞,我名下的房产,已经是一片废墟了。父亲多次向我提出把这个宅基地交给村里,重新置换一块,我始终没有同意。二十多年在这里生活的记忆,都在这一片废墟之中埋藏着。但我没有勇气打开门上的那把铁锁,我知道,我开门的那一刻,我会潸然泪下。因为我会看见我的爷爷、我的奶奶,一个躺在枣树下的躺椅上睡眠,而我奶奶正坐在小凳子上,一针一线纳鞋底。幽静的小院,我似乎又看见了窑顶上长得肉乎乎的瓦松。

故乡是回不去的,但是故乡却始终盘踞在我心里。犹如一轮春日的暖阳,抬头,我就看见了您——故乡。太阳,还是儿时的那一轮太阳啊!

## 像马斯克那样创作

许道军

如果你觉得汽车不好,那你就自己去制作更好的汽车;如果你觉得运载火箭太贵,那你就自己制作更便宜的火箭;如果你觉得说话不爽,那你就收购推特;如果你觉得地球已经太老旧,不值得修理了,那你就带一伙自己喜欢的人去火星。这个“你”就是马斯克,怒怼各种杠精,专治各种不服的人。

马斯克其实是一个新时代作家。他一口气跨越了羊皮纸、竹筒、文学杂志、出版社、网络写作,甚至“元宇宙”各个时代,扔掉了小说、电影、比兴、象征、隐喻、蒙太奇等各种文体、类型、技法和修辞形式,直接面对这个世界,抒发心中的梦想,前无古人,旁若无人。他的作品是新生活,材料是梦想和制作梦想所需要的各种技术。专业呢,学科呢,业态呢,身份呢?对不起,需要的时候会用到它们,不需要的时候没有必要像勋章和路条一样别在身上。马斯克在创作的时候,他考虑的不是被发表,被认证,而是被需要。他工作的性质不是在构思,而是在解决问题。问题有多复杂,构思就有多神奇。马斯克不研究构思,只研究如何解决。他不考虑产品能否卖出去,只考虑产品能否创造新生活,而新生活永远被需要。他其实是一个大师,像老子、佛陀等一样,永远关心的是世界的来龙去脉,人的生老病死以及身心合一,而不是什么经典、结构与解构,后现代与新时代。

今天的创作都应该像马斯克一样去自由发明,今天的作品都应该像特斯拉、“龙”飞船一样梦幻而触手可及。如今最像马斯克的作家是哪些人呢?我认为是最先下水的网络写手,最先上手的短视频制作者,潜心制作各种游戏的文案策划师,等等。他们不是马斯克,但都在像马斯克一样创作,虽然在物质上他们啥也干不了,但在美丽新世界、理想新生活的虚拟与创作上,他们开疆拓土,所向披靡。不是说他们的产品有多高级,而是说他们的产品被太多的心灵需要。实际上,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散文、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电影等各种艺术,而是这些艺术所承载和提供的各种新生活、新状态的探索、模拟,没有这些,审美啥也不是。有多少人书架上摆满名著,手中却在刷着短视频,跟踪“元宇宙”。他们很矛盾,一方面在享受,一方面在自责。这种矛盾来自困惑和失落,部分来自不能用“意义”驯服它们,部分来自为什么这些新事物的作者“不是我”。

马斯克在发明这些产品之前,还不是科学家,许多网文作者、小视频制作者、“元宇宙”设计者根本不是作家,这也好,没有“专业”的束缚,反而能自由发明,自由创作。今天的作品形式、创作方式、接受渠道、接受者、接受方式以及所接受的点,可不是昨天我们认为的那样。

大水滚滚,一往无前,但最终被自己的河床所束缚。像马斯克一样创作吧,走进新时代,面向新生活,创作新作品,永远做先锋。



蔡晓蓉

赤着脚飞快跳绳的场景,永远驻守在心里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童年的游戏 责编:王瑜明

## 回不去的故乡

安武林